身體、劇場、同心公社

鐘喬 新工人藝術團 2017-02-24

身體、劇場、同心公社

文/鐘喬

「雄關漫道真如鐵，而今邁步從頭越」---讀過毛澤東詩選的人，都對這詩留下深刻印象。這是長征征途上，最令人難忘的革命槍響。我曾在遊遵義的紅色旅途中，站在一個山頭，讀了烙刻在巨石上的這首詩，當然留下深刻印象。

「真如鐵」很寫意。「從頭越」卻無比寫實。無論寫意或寫實，於今讀來，當然更有一番說不上來的真切在心頭。說到底，也不是對革命的回首懷舊，更談不上盼望；而是改革開放40年的前夕，不免心中滴咕那曾經的、以工人作為主體的主張，於今何在！就這樣，我常在心頭朗讀這兩句詩；也是這樣，我屢屢在聽著一首稱作：〔生活就是一場戰鬥〕的歌時，不自覺地搖著頭、鼓著掌並跟著唱熟系的幾句。

「就是那搖滾搖得很叛逆的底層…」我這麽對自己說。

這歌是許多唱的。許多是個人名。他是〔新工人藝術團〕的原創者之一。認識這個在漫漫改革開放道途中，以打工者的歌聲，從工廠的白日唱到街頭的夜晚的團隊，早在10年之前的某個日子。最記得，也是冬寒的北京，我搭著公交車，一路張望著路旁不斷湧現眼前的拆房景象，終而來到五環外的皮村。那村子外頭一個沙塵揚起的圓環，似乎預示著某種城郊的孤寂，日夜交替著生存的艱苦循環。我走著、走著…經過堆積著雜貨的超市，進去買了一個喝水的鋼杯，備用著..

再走，仍是拆拆建建的小樓水泥屋，隨時就有散磚屋瓦在腳下，要陌生路徑的來者，走得專註留意些。是這樣，我走進了日後成為〔打工者博物館〕的 一間空教室。

腳底厚厚的襪子墊在高筒緊裹的皮靴上，仍頂不住串上身來的凍寒。那回，為了一場戲劇工作坊而來。沒有地墊，當然談不上暖氣。為取暖，許多 便從旁邊的屋裏，先端來一盆炭火，大家動動身，發現不夠暖，只好設法借來一座電暖器。幾個鐘頭時間過去，我們很少在練習或討論，因為一有空，大夥兒就往兩旁暖氣或火盆移動，伸出涷僵的手來取暖。三天的工作坊結束，留下取暖的生動場景，差些編進分組討論出來的即興劇作中！

也是在那回的工作坊中，我認識了段玉。日常微笑靦腆，沒說話時，總予人一種說不上來的秀氣；唱起歌來，卻是陣陣貫穿心田的風，吹襲過聽者的耳膜，而後，往血脈中翻騰。「哎嘿依而呀兒呦！我有自己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金鳳」她的歌，真動人。這回帶著伊的女兒---小葡萄，一起來參加工作坊，邁向劇場的旅程。

 2

就這樣，時而為劇團的演出。時而，因前往放映紀錄影片，我和劇團夥伴，從南方不習於凍寒的島嶼出發，前往真實的北京---皮村。民眾戲劇成為走進村子的一項號召。至於，皮村的北京有多真實，還當真既召喚又考驗著我與夥伴們！

十年時間雖不算短，但，向轉眼般，我總匆匆奔赴在前往皮村的道途中。雖說不是每年，至少隔兩年，總前往一回。這一回，卻有著較大的不同。因為，許多的歌手夥伴，也是共同創造〔工友之家〕的孫恒，邀我前往主持一項戲劇工作坊，為〔新工人藝術團〕15 周年慶排練一出<新工人史詩劇>。我一聽這邀約，心中的太陽漸浮升了！那長久對大陸新工人文化行動的召喚，再次鮮明的從我耳際傳到全身，我一口便答應了，但，帶著更多的期待。我說：「先不預設史詩劇或什麽劇...用11天時間，完成一次完整的民眾戲劇工作坊，形成從個人到共同的共識後，再來面對集體創作的事情。」

孫恒。陜西大山裏長大，從開封市裏出門打工奮鬥的歌手。個頭不高，卻充滿幹勁與靈活的思維，身手永遠矯勁。投入新工人的倡議事業，已有15個年頭以上。他有一首歌: 〔想起那一年〕，我熟系有加。是這樣唱的：「想起那一年，我離開家鄉，離開生我養我的村莊/今夜夢裏面，我回到故鄉，回到媽媽溫暖的身旁」沒錯的話，這是他離家不久到城裏打工後，創作的第一首歌。

認識孫恒，也有10年以上了。大年初五，北京冬寒，他和愛人呂途來機場接我和助理綱塏，隔日，我們一起上了八寶山，在映真先生的靈位前行禮。立即，我們從北京朝郊區出發，車程約莫一個鐘頭多一點，抵達平谷。這裏將是繼皮村後，〔工友之家〕〔新工人藝術團〕的新據點。我一眼望見的是兩扇高高的鐵柵欄門，原來這是一所廢棄小學，只花每年很基本的經費，便一口氣打下40年的合約。

「同心公社?」我問龕在地面上，一塊塊寫著字樣的石板。

「將來要逐漸朝合作社發展，而後組成農民生產或生活消費合作社」孫恒漾開了一臉笑容，說著。

這是另一步的起點。從〔工友之家〕〔藝術團〕到〔同心公社〕的道途，布滿著一道道朝陽所帶來的朝氣！恰也是在這樣的朝氣的引領下，我們展開了為期11天，每日6—8個鐘頭的民眾戲劇工作坊。對於一個像我這樣，在冷戰戒嚴體制下的島嶼成長。而後，因為認識陳映真先生，有機會在上世紀的90年代起，開展帶有第三世界性質的劇場文化行動；於今，帶著不怎麽激越的左傾意識，來到以重建新工人價值與意識的〔同心公社〕，主持民眾戲劇工作坊，心中有一種激動及更多的反思：在新中國逐漸失去工人主體的當下，劇場如何讓底層民眾，重拾文化武器，並與世界展開積極性的對話！種種思索與實踐，在我心中往返，恰如智利詩人聶魯達在<獻給黨> 一詩中的兩句詩：個人的痛苦/如何在全民的勝利中消失。

當然，現在讀這兩句詩，心中的不安與惶然，又豈止覆雜兩個字能形容…！

 3

我們從身體訓練出發，讓參與者得以在對話中分組討論。因為相信從自主才得以形成共同的過程。讓每個參與的個體，首先建構起自主意識後，用身體專註表達，再去和群體對話。孫元是沈默的男人，藝術團中的貝斯手。歌聲低沈有勁，卻很少主動獻唱，話更是不多！卻在身體的訓練中，特別展現一種協調得很有韻味的專註感。這麽說，基於過去在劇場的種種經驗，總感覺身體像一個甕，愈是空的甕，愈能裝下每次專註練習時的水，也就愈有身體表現時的真實感和爆發力。他是這樣的男子，我總要他帶領大夥做身體及發聲練習！

剛到的前兩天，大夥兒在公社外頭的一家餐廳用餐。外食兩天後，團隊中務實的國良倡議自食其力，於餐廳共食，實現公社生活的第一步。國良總是關照團隊的前前後後，心思縝密的東北大漢，一張灑脫的明星臉，做起事來，活活就是劇場中舞台監督的腳色。由他帶著初來乍到<新工人藝術團>的山東礦工路亮與在地青年張瑜，一日三餐為大夥每日的得以專註於劇場的身體，餵飽肚子。

每天用餐時，是另一個難忘的交流時刻….參與的成員有<新工人藝術團>的六男一女，<九野女子民謠組合>的三位成員，還有一位精通馬術、馬醫的大個兒---小馬。

另外便是北京<中國社科院>的卜衛老師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，我受北京〔中國婦女雜志社〕之邀，做了一場演講，內容相關1999年台灣大地震後<差事劇團>在石岡展開媽媽劇團的民眾戲劇經驗。那場合上，我與卜老師首次相遇。這回她說：原本來看看，紀錄工作坊課程，沒想就這麽也參與了長達11日的工作坊，最後還首次亮相參加了分組表演呈現。「我的身心都打開了！真是意想不到的收獲..太好了」她好幾次，這樣說。

一日，用晚餐時，我在聽完卜老師經年帶學生前往新工人家鄉，開展相關流動/留守兒童的田野調查工作後，問她服務的單位：<中國社科院>總共有多少員工與研究員？她答說: 研究員約3000人，行政及相關幹部約2000人。我聽後，大吃一驚.. 「.哇！這麽多呀！」 我睜大眼睛說著。就在這時，坐她一旁的從山東國營礦場辭退，剛來參與<新工人藝術團>的路亮，楞著額眉、突而問了一句：「卜老師說的社科院是啥單位啊！」

我們會心的笑了。重點不在於路亮所不知的<社科院>；而在於卜老師投入半生精力的新工人群體調研工作，恰恰是將進步知識份子(特別是青年學生)與覺醒中的新工人階級，拉近距離的重要文化工程。因為，包括路亮的家鄉在內，也是這個群體體現文化工程的一個要點，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。當我這樣想著時，心頭浮現的是，參與工作坊中的兩位博士生：熊穎與任娟。她們是卜老師的學生，在青年的求學過程中，走在與底層社會共呼吸的學習道途中。我總也回想起，自己年輕時，是<人間雜志>的一位文字寫作者。每回和蹲點夥伴從田野現場采訪回來時，總是先聽到悠揚頓挫的<國際歌>的口哨聲，從茶水間傳來…。而後，走出來的陳映真先生(我們暱稱他 大陳)總會拍拍我們的肩膀，說著類似：「不是我們多麽會寫作、做調查研究，而是那些在現場受苦的生命教育了我們…！」

 4

劇場開始於身體。但身體的表現需借由得以輔助其表達的媒介。我們從「物件」去說個體的故事，並輪流登台建立自主性的身體，以此來做分享與討論。而後，是身體與想法的連結，也是說自己身體故事的另一個起始。如此一來，基本上建構了分組對於問題及問題意識的提出與對話。在過往的經驗中，這件事，相當具關鍵性，很多時候，也會因參與者的模糊而停擺；但，對於這個群體組合而言，卻沒有任何障礙。理由僅僅在於，她/他們是新工人的當事者與研究者，且有莫大的文化實踐動能。

呂途是團隊中的書寫者，長久做新工人的調研工作，足跡跨越個省分。他寫了三本相關新工人的書，其中一本是以新工人訪談為出發的<中國新工人---文化與命運>。我從中得到許許多多與工作坊夥伴們，延伸討論來日對外公演的內涵。當然，工作坊無法保證一出戲的正式演出品質；但，卻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起點。至少，它確認了每個參與者的身體裏，都有對這個充滿矛盾的社會，發出動能的能量。

因此我總是想著：「如果說：這是革命的預演，這革命在於翻轉新工人的價值取向；這預演，則落腳在劇場作為一項文化武器，如何展現既民主且集中的民眾教育內涵。」劇場如何能成就藝術性以外的社會改造功效，相信對於長年浸身於新工人全體生活改善的團體而言，是一項迫切的緊急命題。有一回，走路去參訪公社的<同心桃子園>，歡喜和我走在一起的的路亮，問我這麽做戲劇的原因。

路亮是礦工歌手，從沒參加過戲劇演出或工作坊。我回答他說：「主流劇場和這個不平等的社會一般，總是將金字塔型的尖端，理所當然是賜給少數的菁英，他們通常也就是一般劇場裏稱的導演…但，我們的重要工作，便是要透過身體行動來顛覆那金字塔」。他似懂地點點頭。我總回想起，他下礦12年，以生命的風險，換取生存工資的勞動生命。「我想，我們的劇場，是以底層的勞動價值做為出發的文化行動…」我說。

從新工人在城市中流離失所探索生存氣息出發；遇上的是，〔打工春晚〕時，種種在困頓中朗讀而出的詩歌；再到生產消費合作社的未來願景，這是新工人在現今中國大陸上，一趟漫漫的長路。就這樣，襄龕著〔同心公社〕字樣的石板，鋪在我即將暫時離去的眼前。這一日，霧霾暫離，陽光斜斜照在前方，象是導引一條朝向遠方的路。我回想起，也是第一回參加劇場工作坊的小馬，在分組練習中，放膽大聲的敘事語句，他睜大著雙眼的表情，留在我的心中。他說：「30年前，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說我們是「盲流」；現在則說我們是「低端人口」。我看，瞎說我們的人，才是低端人口吧！」

改革開放40年了！面對3億打工者離鄉後流落城市，成為幾乎不受任何保障的勞動大軍；面對6000萬留守家鄉的兒童及3000萬在跟隨父母在城市中流動的兒童。〔新工人藝術團〕與〔九野女子民謠組合〕的成員，唱底層的歌，組織〔工友之家〕，舉辦〔打工春晚〕，並以身體力行的勞作，在新工人間展開從權益追索到留守/流動兒童的教育與生活關切。如今，經過12天民眾戲劇工作坊的共同對話，皆成為新工人生活(或史詩)劇場的成員，並準備邁向下一步的新工人戲劇表現。

「從未抵達，從未放棄」我心頭說著。

 5

回想起初來乍到的第二天，大年初五，立春前的北京，冬寒。我與劇場的助理綱塏，來到北京八寶山的追思堂，在映真先生靈位前行禮。同行的還有<新工人藝術團>的孫恒與呂途。而後，當戲劇工作坊每日忙碌地開展時，我們的身體對話且及於團體內部…但，如何也將對話連結於映真先生的事業中！

我思索著，並思及1994年，先生交到我中的他生平唯一的劇本：<春祭>上。那年，以<人間民眾劇場>的名義，曾在台北南海路藝術館演出，帶來很大的轟動。這劇本說的是，1950 年代白色恐怖的深刻事跡，聚焦的恰是：如今斜立於台北六張犁墓區中，201座地下黨受難者碑石後面的血腥故事！我提議，由全體參加工作坊的成員來朗讀，錄制成影像後，在即將到來的2017年3月3日 【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】中作為壓軸的節目呈現出來！

<春祭>的節錄朗讀，雖僅10分鐘時間，卻深具意涵。映真先生一生以左翼思想有機內化於小說創作中…僅有的詩篇是: 〔工人邱惠珍〕，以及僅有的劇作便是這個劇本。當這樣的相關1950年代台灣地下黨人的事實劇場，由彼岸新工人在歷經改革開放40年，形成劇烈社會階級分化的前夕來朗讀，其意義連結了兩岸左翼民族統一的願景！

這是一場必將到來的相約，早在我出發前，就與相識長達10年以上的新工人藝術勞作者的約定。

我這樣想。

作者鐘喬介紹：

 鐘喬，台灣苗栗客籍人士。七十年代中期，在鄉土文學的感召下，開始寫作詩歌。80年代，他成為陳映真主持的《人間》雜志的一員幹將，以文學的方式，介入到當時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，撰寫了大量的報告文學。90年代，在社會運動退潮之後，鐘喬又將視野轉向劇場，成立差事劇團,成為台灣民眾劇場的代表人物。

 1970年代中期，在美式文化全面占領的氛圍下，開始寫詩。

 1980年代，放棄寫詩的靜態生活，投身社會運動行列，並於人間雜志寫報導文章。

 1990年代，從亞洲第三世界國家學習民眾戲劇的理論與技巧，成立民眾劇場。這同時，陸續恢覆寫詩的文化行動。

 1997年，成立差事劇團，意圖將詩的意境帶進劇場的實踐中，因而在帳篷劇中發展魔幻實寫的民眾戲劇表演。導戲、寫劇本。並同時在對現實做出批判性的思維以及行動之時，關門寫詩。曾出版詩集、散文集、報導文學集以及劇本。在自我批評中，繼續提起寫詩的筆。

2000年起，高度關切新工人處境。

2005年起，數度在[工友之家]，[新工人藝術團]及[木蘭花開]舉辦民眾戲劇工作坊及演出。

2008年大陸發生汶川地震，應邀赴北京等地演講，講述台灣以民眾戲劇進行震後災區重連的經驗等。